

下
册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
白话美绘全本注释版

原著(清)曹雪芹
改编 呼怡
高鹗

红楼梦



WUHAN UNIVERSITY PRESS
武汉大学出版社

红楼梦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
白话美绘全本注释版

原著 清·曹雪芹 高鹗
改编 呼啦

下册



WUHAN UNIVERSITY PRESS
武汉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白话美绘全本注释版红楼梦:全2册/(清)曹雪芹,高鹗原著;呼怡改编. —武汉: 武汉大学出版社, 2015. 2

ISBN 978-7-307-15153-6

I. 白… II. ①曹… ②高… ③呼… III. 章回小说—中国—清代
IV. I242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021714 号



责任编辑:荣 虹 责任校对:吴晓静

出版发行: 武汉大学出版社 (430072 武昌 珞珈山)

(电子邮件: cbs22@whu.edu.cn 网址: www.wdp.com.cn)

印刷:北京世纪雨田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720 × 1000 1/16 印张: 54 字数: 677 千字

版次: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307-15153-6 定价: 78.00 元(全2册)

版权所有,不得翻印; 凡购我社的图书,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。



目录

下册

|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|
| 第五十七回 | 慧紫鹃情辞试忙玉 | 慈姨妈爱语慰痴颦 | 421 |
| 第五十八回 | 杏子阴假凤泣虚凰 | 茜纱窗真情揆痴理 | 433 |
| 第五十九回 | 柳叶渚边嗔莺咤燕 | 绛云轩里召将飞符 | 443 |
| 第六十回 | 茉莉粉替去蔷薇硝 | 玫瑰露引来茯苓霜 | 451 |
| 第六十一回 | 投鼠忌器宝玉瞒赃 | 判冤决狱平儿行权 | 459 |
| 第六十二回 | 憨湘云醉眠芍药裯 | 呆香菱情解石榴裙 | 468 |
| 第六十三回 | 寿怡红群芳开夜宴 | 死金丹独艳理亲丧 | 476 |
| 第六十四回 | 幽淑女悲题五美吟 | 浪荡子情遗九龙珮 | 485 |
| 第六十五回 | 贾二舍偷娶尤二姨 |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| 494 |
| 第六十六回 | 情小妹耻情归地府 | 冷二郎一冷入空门 | 499 |
| 第六十七回 | 馈土物颦卿念故里 | 讯家童凤姐蓄阴谋 | 504 |
| 第六十八回 | 苦尤娘赚入大观园 | 酸凤姐大闹宁国府 | 512 |
| 第六十九回 | 弄小巧用借剑杀人 | 觉大限吞生金自逝 | 520 |
| 第七十回 |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| 史湘云偶填柳絮词 | 526 |
| 第七十一回 | 嫌隙人有心生嫌隙 | 鸳鸯女无意遇鸳鸯 | 532 |
| 第七十二回 | 王熙凤恃强羞说病 | 来旺妇倚势霸成亲 | 540 |
| 第七十三回 | 痴丫头误拾绣春囊 | 懦小姐不问累金凤 | 548 |
| 第七十四回 | 惑奸谗抄检大观园 | 矢孤介杜绝宁国府 | 555 |
| 第七十五回 | 开夜宴异兆发悲音 | 赏中秋新词得佳谶 | 565 |

|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七十六回 | 凸碧堂品笛感凄清 | 凹晶馆联诗悲寂寞 | 572 |
| 第七十七回 | 俏丫鬟抱屈天风流 | 美优伶斩情归水月 | 577 |
| 第七十八回 | 老学士闲征姽婳词 | 痴公子杜撰芙蓉诔 | 585 |
| 第七十九回 | 薛文龙悔娶河东狮 | 贾迎春误嫁中山狼 | 596 |
| 第八十回 | 懦弱迎春肠回九曲 | 狡怯香菱病人膏肓 | 599 |
| 第八十一回 | 占旺相四美钓游鱼 | 奉严词两番入家塾 | 607 |
| 第八十二回 | 老学究讲义警玩心 | 病潇湘痴魂惊恶梦 | 614 |
| 第八十三回 | 省官闹贾元妃染恙 | 闹闺阃薛宝钗吞声 | 621 |
| 第八十四回 | 试文字宝玉始提亲 | 探惊风贾环重结怨 | 629 |
| 第八十五回 | 贾存周报升郎中任 | 薛文起复惹放流刑 | 637 |
| 第八十六回 | 受私贿老官翻案牍 | 寄闲情淑女解琴书 | 644 |
| 第八十七回 | 感深秋抚琴悲往事 | 坐禅寂走火入邪魔 | 650 |
| 第八十八回 | 博庭欢宝玉赞孤儿 | 正家法贾珍鞭悍仆 | 657 |
| 第八十九回 | 人亡物在公子填词 | 蛇影杯弓颦卿绝粒 | 662 |
| 第九十回 | 失绵衣贫女耐嗷嘈 | 送果品小郎惊叵测 | 667 |
| 第九十一回 | 纵淫心宝蟾工设计 | 布疑阵宝玉妄谈禅 | 672 |
| 第九十二回 | 评女传巧姐慕贤良 | 玩母珠贾政参聚散 | 677 |
| 第九十三回 | 甄家仆投靠贾家门 | 水月庵掀翻风月案 | 682 |
| 第九十四回 | 宴海棠贾母赏花妖 | 失宝玉通灵知奇祸 | 687 |
| 第九十五回 | 因讹成实元妃薨逝 | 以假混真宝玉疯癫 | 693 |
| 第九十六回 | 瞒消息凤姐设奇谋 | 泄机关颦儿迷本性 | 700 |
| 第九十七回 | 林黛玉焚稿断痴情 | 薛宝钗出闺成大礼 | 708 |
| 第九十八回 | 苦绛珠魂归离恨天 | 病神瑛泪洒相思地 | 717 |

| | | | |
|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|
| 第九十九回 | 守官箴恶奴同破例 | 阅邸报老舅自担惊 | 721 |
| 第一百回 | 破好事香菱结深恨 | 悲远嫁宝玉感离情 | 727 |
| 第一百零一回 | 大观园月夜感幽魂 | 散花寺神签惊异兆 | 734 |
| 第一百零二回 | 宁国府骨肉病灾侵 | 大观园符水驱妖孽 | 741 |
| 第一百零三回 | 施毒计金桂自焚身 | 昧真禅雨村空遇旧 | 746 |
| 第一百零四回 | 醉金刚小鳅生大浪 | 痴公子余痛触前情 | 755 |
| 第一百零五回 | 锦衣军查抄宁国府 | 骢马使弹劾平安州 | 760 |
| 第一百零六回 | 王熙凤致祸抱羞惭 | 贾太君祷天消祸患 | 764 |
| 第一百零七回 | 散余资贾母明大义 | 复世职政老沐天恩 | 770 |
| 第一百零八回 | 强欢笑蘅芜庆生辰 | 死缠绵潇湘闻鬼哭 | 776 |
| 第一百零九回 | 候芳魂五儿承错爱 | 还孽债迎女返真元 | 782 |
| 第一百一十回 | 史太君寿终归地府 | 王凤姐力诎失人心 | 788 |
| 第一百一十一回 | 鸳鸯女殉主登太虚 | 狗彘奴欺天招伙盗 | 793 |
| 第一百一十二回 | 活冤孽妙尼遭大劫 | 死雠仇赵妾赴冥曹 | 800 |
| 第一百一十三回 | 忏宿冤凤姐托村妪 | 释旧憾情婢感痴郎 | 806 |
| 第一百一十四回 | 王熙凤历幻返金陵 | 甄应嘉蒙恩还玉阙 | 812 |
| 第一百一十五回 | 惑偏私惜春矢素志 | 证同类宝玉失相知 | 815 |
| 第一百一十六回 | 得通灵幻境悟仙缘 | 送慈柩故乡全孝道 | 821 |
| 第一百一十七回 | 阻超凡佳人双护玉 | 欣聚党恶子独承家 | 824 |
| 第一百一十八回 | 记微嫌舅兄欺弱女 | 惊谜语妻妾谏痴人 | 830 |
| 第一百一十九回 | 中乡魁宝玉却尘缘 | 沐皇恩贾家延世泽 | 835 |
| 第一百二十回 | 甄士隐详说太虚情 | 贾雨村归结红楼梦 | 841 |



第五十七回

慧紫鹃情辞试忙玉 慈姨妈爱语慰痴颦

话说宝玉听王夫人叫他，忙到前边来，原来是王夫人要带他拜甄夫人去。宝玉跟了王夫人到那里，见其家中形景，自与荣、宁不甚差别，或有一二稍盛者。细问，果有一宝玉。晚间回家来，王夫人又吩咐预备上等的席面，定名班大戏，请过甄夫人母女。

这日宝玉去看黛玉。正值黛玉才歇午觉，宝玉不敢惊动，因紫鹃正在回廊上，手里做针黹(zhǐ)，便来问她：“昨日夜里咳嗽可好了？”紫鹃道：“好些了。”宝玉笑道：“阿弥陀佛！宁可好了吧。”紫鹃笑道：“你也念起佛来，真是新闻！”宝玉见她穿着弹墨绫薄绵袄，外面只穿着青缎夹背心，宝玉便伸手向她身上摸了一摸，说道：“穿这样单薄，还在风口里坐着！春天风馋，时气又不好，你再病了，越发难了。”紫鹃便说道：“从此咱们只可说话，别动手动脚的。姑娘常常吩咐我们，不叫和你说笑。你近来瞧她，远着你还恐远不及呢。”说着便起身，携了针线进别房去了。

宝玉见了这般景况，心中忽浇了一盆冷水一般，只瞅着竹子发呆，好似当头泼了一盆冷水，失魂落魄地流下泪来，也不知如何是好。

雪雁从王夫人那里取人参回来，就见一人在桃花树下发呆，走近一看是宝玉。雪雁心下疑惑：“大冷天，他在这里干什么？”

★黹

缝纫；刺绣

★风馋

形容春天的风容易使人受寒气生病。

走过去笑问：“你在这儿做什么呢？”宝玉说道：“你快走吧，你也是个女孩家。她为避嫌不让你们理我，你现在跟我说话，让别人看见，恐怕又生是非。”雪雁只道他又受了黛玉的气，便回屋了。

房中黛玉却还没醒。雪雁将人参交给紫鹃，笑道：“是谁气着了宝玉，他正哭着呢！”紫鹃就问在哪里，雪雁说是在沁芳亭后头桃花底下。紫鹃急忙放下针线活，和雪雁说：“姑娘若找我，就说 I 马上过来。”便走出潇湘馆，来到宝玉面前，笑道：“还为我的话生气呢？我也是为大家好，你就赌气跑到这里哭，风吹得急，落下病就不好了。”宝玉笑道：“你说得有理，我没赌气。我是因为你们这样想，别人也这么想，以后大家都不理我了，才伤心的。”紫鹃挨着他坐下，宝玉笑道：“现在敢挨着我坐了，刚才对面说话还避嫌呢！”紫鹃道：“我问你，前天你跟我们姑娘才说了一句‘燕窝’，为何就再没提起。”宝玉说：“不是什么大事。我是想，跟宝姐姐要燕窝也不方便，她只是客人。我就漏了点风声给老太太，可能老太太已经告诉凤姐姐了。现在你们每天都能有一两燕窝，这就好了。”紫鹃笑道：“我还正纳闷，老太太怎么忽然让人每天送燕窝来，原来是你的缘故。这可多谢你了。”

宝玉含笑说：“每天吃一点，吃两三年病就好了。”紫鹃说：“明年姑娘回了家，哪有钱天天吃这个。”宝玉一惊，忙问：“谁要回家？”紫鹃说：“你妹妹要回苏州。”宝玉说：“这是什么话，妹妹是因无人照看才来的，回去能找谁？”紫鹃冷笑：“但是你贾家人口多，林家也是有族人的。现在是老太太疼她年纪小，等大了该出嫁时，自然要回林家的。林家世代书香门第，怎会让自家的人在亲戚家住一辈子呢？我猜想，明年春天或者到秋天，林家就会来人的。前天，姑娘还让我告诉你，把小时送你的东西都还回来；你送给姑娘的，则让我收拾好了等着给你呢。”宝玉顿



时如晴天霹雳，怔了半天。紫鹃不见宝玉回答，正要再问时，晴雯来找宝玉说：“老太太找你呢。”紫鹃笑向晴雯说：“他刚才问姑娘的病情，我都告诉了他，他还不信。你来了，正好拉走他。”说着，紫鹃就回了房。

晴雯见他呆呆的，一头热汗，满脸紫胀，忙拉他的手，一直到怡红院中。袭人见了这般，慌起来，无奈宝玉发热事犹小可，更觉两个眼珠儿直直地起来，口角边津液流出，皆不知觉。给他个枕头，他便睡下；扶他起来，他便坐着；倒了茶来，他便吃茶。众人见他这般，一时忙乱起来，又不敢造次去回贾母，先便差人出去请李嬷嬷。

一时李嬷嬷来了，看了半日，问他几句话也无回答，用手向他脉门摸了摸，嘴唇人中上边着力掐了两下，掐得指印如许来深，竟也不觉疼。李嬷嬷只说了一声“可了不得了”，“呀”的一声，便搂着放声大哭起来。急得袭人忙拉她说：“你老人家瞧瞧可怕不怕，且告诉我们，去回老太太、太太去。你老人家怎么先哭起来？”李嬷嬷捶床捣枕说：“这可不中用了！我白操了一世心了！”袭人等以她年老多知，所以请她来看；如今见她这般一说，都信以为实，也都哭起来。

晴雯便告诉袭人，方才如此这般。袭人听了，便忙到潇湘馆来，见紫鹃正服侍黛玉吃药，也顾不得什么，便走上来问紫鹃道：“你才和我们宝玉说了些什么？你瞧瞧他去！你回老太太去，我也不管了！”说着，便坐在椅上。黛玉忽见袭人满面急怒，又有泪痕，举止大变，便不免也慌了，忙问：“怎么了？”袭人定了一回，哭道：“不知紫鹃姑奶奶说了些什么话，那个呆子眼也直了，手脚也冷了，话也不说了，李妈妈掐着也不疼了，已死了大半个了！连李妈妈都说不中用了，那里放声大哭。只怕这会子都死了！”黛玉一听此言，“哇”的一声，将腹中之药一概呛(qāng)出，大嗽了

☆津液

中医对体内一切液体的通称，这里指唾液。





几阵，一时面红发乱，目肿筋浮，喘得抬不起头来。紫鹃忙上来捶背，黛玉伏枕喘息半晌，推紫鹃道：“你不用捶，你竟拿绳子来勒死我是正经！”紫鹃哭道：“我并没说什么，不过是说了几句玩话，他就认真了。”袭人道：“你还不知道他那傻子！每每玩话认了真。”黛玉道：“你说了什么话？趁早儿去解说，他只怕就醒过来了。”紫鹃听说，忙下了床，同袭人到了怡红院。

进入怡红院，贾母已经来了，看见紫鹃怒道：“你个小蹄子，都跟他胡说了什么？”紫鹃忙说：“只是几句玩笑话。”见紫鹃来了，宝玉才缓过一口气，大哭起来，并紧紧拉住紫鹃说：“要走我也一起走。”待紫鹃说明白，大家才知道都是为了一句“回苏州去”闹出来的。贾母流着泪说：“只为一句玩笑话，竟闹成这样子！”又对紫鹃说：“平常你也是一个聪明灵巧的人，也知道他有这个毛病，平白无故地逗他做什么？”薛姨妈忙劝道：“宝玉和林姑娘自小一块儿长大，比别的姐妹情谊更深一层，冷不丁地说要走，别说宝玉这个实心孩子，就连我们这些大人也是会伤心的。老太太、姨太太尽管放心，这也不算大病，吃点药就好了。”

这时，外面报林之孝家的、赖大家的看宝玉来了。一听“林”字，宝玉发疯般地叫道：“快撵出去，不许林家的人来接！”贾母忙安慰道：“已打出去了！你放心吧，林家人都没了，不会有人把她接走的。”宝玉哭嚷道：“只许林妹妹姓林，别人都不能姓林！”贾母道：“这里没姓林的，都赶出去了。”又吩咐众人以后不能说“林”字，姓林的以后也不要进园来。下人们忍着笑，答应着。

一时王太医来了，拿了宝玉的手，诊了一回。一时按方煎了药来服下，果觉比先安静。无奈宝玉只不肯放紫鹃，只说她去了，便是要回苏州去了。贾母、王夫人无法，只得命紫鹃守着他，另将琥珀去服侍黛玉。

黛玉不时遣雪雁来探消息，这边事务尽知，自己心中暗叹。

幸喜众人都知宝玉原有些呆气，自幼是他二人亲密，如今紫鹃之戏语也是常情，宝玉之病也非罕事，因此并不疑到别事去。

晚间，宝玉稍安，贾母、王夫人等方回房去。一夜还遣人来问讯几次。李奶母带领宋嬷嬷等几个年老人用心看守，紫鹃、袭人、晴雯等日夜相伴。有时宝玉睡去，必从梦中惊醒，不是哭了，说黛玉已去，便是有人来接。每一惊时，必得紫鹃安慰一番方罢。次日又服了王太医药，渐次好起来。宝玉心下明白，因恐紫鹃回去，故有时或作佯狂之态。紫鹃自那日也着实后悔，如今日夜辛苦，并没有怨意。袭人等皆心安神定，因向紫鹃笑道：“都是你闹的，还得你来治。也没见我们这呆子，听了风就是雨，往后怎么好！”

此时湘云之症已愈，天天过来瞧看，见宝玉明白了，便将他病中狂态形容了与他瞧，倒引得宝玉自己伏枕而笑。原来他起先那样，竟是不知的；如今听人说，还不信。无人时，紫鹃在侧，宝玉又拉她的手，问道：“你为什么吓我？”紫鹃道：“不过是哄你玩的。”宝玉道：“你说的那样有情有理，如何是玩话？”紫鹃笑道：“那些玩话都是我编的。林家实没了人口，纵有，也是极远的族中，纵有人来接，老太太也必不放去的。”宝玉道：“便老太太放去，我也不依。”紫鹃笑道：“果真的你不依？你如今也大了，连亲也定下了，过二三年再娶了亲，你眼里还有谁了？”

宝玉听了，又惊问：“谁定了亲？定了谁？”紫鹃笑道：“年里我就听见老太太说，要定下琴姑娘呢。不然，那么疼她？”宝玉笑道：“人人只说我傻，你比我更傻。不过是句玩话，她已经许给梅翰林家了。果然定下了她，我还是这个形景了？刚刚的这几日才好了，你又来怄我。”一面咬牙切齿的又说道：“我只愿这会子立刻我死了，把心迸出来你们瞧见了，然后连皮带骨一概都化成一股灰；灰还有形迹，不如再化一股烟；烟还可凝聚，人还看

☆佯狂

假装疯癫。



见，须得一阵大乱风吹得四面八方都散了，这才好！”一面说，一面又滚下泪来。紫鹃忙上来捂他的嘴，替他擦眼泪，又忙笑解释道：“你不用着急。这原是我心里着急，故来试你。”

宝玉听了，更又诧异，问道：“你又着什么急？”紫鹃笑道：“你知道，我并不是林家的人，我也和袭人、鸳鸯是一伙的，偏把我给了林姑娘使。偏生她又和我极好，比她苏州带来的还好十倍，一时一刻，我们两个离不开。我如今心里却愁，她倘或要去了，我必要跟了她去的。我是合家在这里，我若不去，辜负了我们素日的情肠；若去，又弃了本家。所以我故设出这谎话来问你，谁知你就傻闹起来。”宝玉笑道：“原来是你愁这个，从此后再别愁了。我只告诉你一句趸(dǔn)话：活着，咱们一处活着，不活着，咱们一处化灰化烟，如何？”紫鹃听了，心下暗暗筹划。

紫鹃回去后，晚上睡觉时，悄悄和黛玉说：“宝玉是个实心人，见咱们走，就闹到这个地步。”黛玉不理。一会儿，紫鹃又说：“别的不重要，只是自小一块儿长大，彼此的性格脾气都熟悉，这是最难得的。”黛玉嗔道：“这几天你不累呀，不好好睡，胡说什么。”紫鹃笑道：“姑娘无父母兄弟，我是一心为姑娘着想。趁现在老太太的身子还好，我劝姑娘及早定了大事。俗语说：‘万两黄金容易得，知心一个也难求。’”黛玉说：“怎么才出去两天，就变得疯言疯语了。我可不敢再要你了，等明天禀明老太太就把你退回去。”紫鹃笑道：“我这就是给姑娘提个醒，又没让姑娘去为非作歹。何苦赶我走呢？”说完就睡去了。黛玉又何尝不知这些，心中此起彼伏，整整哭了一夜。

眼看到薛姨妈的生日，自贾母起，诸人皆有祝贺之礼。黛玉早备了两色针线送去。是日，也定了一班小戏请贾母、王夫人等，独有宝玉与黛玉二人不曾去得。至晚散时，贾母等顺路又瞧他二人一遍，方回房去。

☆ 钩荆裙布

形容妇女装束朴素。

☆ 左性

性情固执，遇事不肯变通。

因薛姨妈看见邢岫烟生得端雅稳重，且家道贫寒，是个**钩荆裙布**的女儿。便想说与薛蟠为妻，因薛蟠素习行止浮奢，又恐糟蹋了人家的女儿。忽想起薛蝌未娶，看他二人，恰是一对天生地设的夫妻，因谋之于凤姐。凤姐叹道：“姑妈素知我们太太有些**左性**的，这事等我慢谋。”因贾母去瞧凤姐时，凤姐便和贾母说：“薛姑妈有件事求老祖宗，只是不好启齿的。”贾母忙问何事，凤姐便将求亲一事说了。贾母笑道：“这有什么不好启齿？这是极好的好事。等我和你婆婆说了，怕她不依？”因回房来，即刻就命人来请邢夫人过来，硬作保山。邢夫人想了一想：薛家根基不错，且现今大富，薛蝌生得又好，且贾母硬作保山，便应了。

贾母十分喜欢，忙命人请了薛姨妈来。贾母笑道：“我最爱管个闲事，今儿又管成了一件事，不知得多少谢媒钱？”薛姨妈笑道：“这是自然的。纵抬了十万银子来，只怕不稀罕。但只一件，老太太既是主亲，还得一位才好。”贾母笑道：“别的没有，我们家折腿烂手的人还有两个。”说着，便命人去叫过尤氏婆媳二人来。贾母告诉她缘故，彼此忙都道喜。

且说这日，宝钗因来瞧黛玉，恰值岫烟也来瞧黛玉，二人在半路相遇。宝钗含笑唤她到跟前，笑问她：“这天还冷得很，你怎么倒全换了夹的了？”岫烟见问，低头不答。宝钗便知道又有缘故，因又笑问道：“必定是这个月的月钱又没得？凤丫头如今也这样没心没计了。”岫烟道：“她倒想着不错日子给的，因姑妈打发人和我说，一个月用不了二两银子，叫我省一两给爹妈送出去，要使什么，横竖有二姐姐的东西，能着些儿搭着就使了。姐姐想，二姐姐也是个老实人，也不大留心。我使她的东西，她虽不说什么，她那些妈妈、丫头，哪一个是省事的？我虽在那屋里，却不敢很使她们，过三天五天，我倒得拿出些钱来给她们打酒买点心吃才好。因此，一月二两银子还不够使，如今又去了一两。前儿我悄

慧紫鹃情辞试忙玉 慈姨妈爱语慰痴颦



第五十七回

悄地把棉衣服叫人当了几吊钱盘缠。”宝钗听了，愁眉叹道：“偏梅家又合家在任上，后年才进来。若是在这里，琴儿过去了，好再商议你这事。离了这里就完了。如今不先完了他妹妹的事，也断不敢先娶亲的。再迟两年，又怕你煎熬出病来。等我和妈再商议，有人欺负你，你只管耐些烦儿，不如把那一两银子明儿也索性给了她们，倒都歇心。你以后也不用白给那些人东西吃，她们尖刺让她们去尖刺，很听不过了，各人走开。倘或短了什么，只管找我去。并不是作亲后方如此，你一来时，咱们就好的。便怕人闲话，你打发小丫头悄悄地和我说去就是了。”岫烟低头答应了。

宝钗又指她裙上一个碧玉佩，问道：“这是谁给你的？”岫烟道：“这是三姐姐给的。”宝钗点头笑道：“她见人人皆有，独你一个没有，怕人笑话，因此送你一个。这是她聪明细致之处。但还有一句话，你也要知道：这些妆饰原出于大官富贵之家的小姐，你看我从头至脚，可有这些富丽闲妆？然七八年之先，我也是这样来着，如今一时比不得一时了，所以我都自己该省的就省了。将来你到了我们家，这些没有用的东西，只怕还有一箱子。咱们如今比不得她们了，总要一色从实守分为主，不必比她们才是。”岫烟笑道：“姐姐既这样说，我回去摘了就是了。”宝钗忙笑道：“你也太听说了。这是她好意送你，你不佩着，她岂不疑心。我不过是偶然提到这里，以后知道就是了。”

宝钗就往潇湘馆来，正值她母亲也来瞧黛玉，正说闲话呢。宝钗笑道：“妈多早晚来的？我竟不知道。”薛姨妈道：“我这几天连日忙，总没来瞧瞧宝玉和她。所以今儿瞧他二个，都也好了。”黛玉忙让宝钗坐了，因向宝钗道：“天下的事真是人想不到的，怎么想得到姨妈和大舅母又作一门亲家？”薛姨妈道：“我的儿，你们女孩家哪里知道，自古道‘千里姻缘一线牵’。管姻缘的有一位月下老人，预先注定，暗里只用一根红丝把这两个人的脚绊住，

☆煎熬

比喻焦虑、痛苦、受折磨。

☆老道

老成练达的意思。

☆洑上水

趋炎附势。

凭你两家隔着海，隔着国，有世仇的，也终久有机会做了夫妇。比如你姐妹两个的婚姻，此刻也不知在眼前，也不知在山南海北呢。”宝钗道：“唯有妈，说动话就拉上我们。”一面说，一面伏在她母亲怀里，笑说：“咱们走吧。”黛玉笑道：“你瞧！这么大了，离了姨妈，她就是个最老道的，见了姨妈她就撒娇儿。”薛姨妈用手摩弄着宝钗，叹向黛玉道：“你这姐姐就和凤哥儿在老太太跟前一样，有了正经事，就和她商量，没了事，幸亏她开开我的心。我见了她这样，有多少愁不散的？”

黛玉听说，流泪叹道：“她偏在这里这样，分明是气我没娘的人，故意来刺我的眼。”宝钗笑道：“妈，瞧她轻狂，倒说我撒娇！”薛姨妈道：“也怨不得她伤心，可怜没父母，到底没个亲人。”又抚摸着黛玉，笑道：“好孩子，别哭。你不知我心里更疼你呢！我每每和你姐姐说，心里很疼你，只是外头不好带出来的。你这里人多口杂，说好话的人少，说歹话的人多，只说我们看老太太疼你了，我们也‘洑(fù)上水’去了。”黛玉笑道：“姨妈既这么说，我明日就认姨妈做娘，姨妈若是嫌弃不认，便是假意疼我了。”薛姨妈道：“你不厌我，就认了才好。”宝钗忙道：“认不得的！”黛玉道：“怎么认不得？”宝钗笑问道：“我且问你，我哥哥还没定亲事，为什么反将邢妹妹先说与我兄弟了，是什么道理？”黛玉道：“他不在家，或是属相生日不对，所以先说与兄弟了。”宝钗笑道：“非也。我哥哥已经相准了，只等来家就下定了，也不必提出人来，我方才说你认不得娘，你细想去。”说着，便和她母亲挤眼儿发笑。

黛玉听了，便也一头伏在薛姨妈身上，说道：“姨妈不打她，我不依！”薛姨妈忙也搂她笑道：“你别信你姐姐的话，她是玩呢！”宝钗笑道：“妈明儿和老太太求了她做媳妇，岂不比外头寻的好？”黛玉便够上来要抓她，口内笑说：“你越发疯了。”薛姨妈忙也笑劝，



☆倚老卖老

形容依靠老资格，轻视别人。

又向宝钗道：“连邢姑娘我还怕你哥哥糟蹋了她，所以给你兄弟说了。别说这孩子，我也断不肯给他。前儿老太太因要把你妹妹说给宝玉，偏生又有了人家，不然倒是一门好亲。不如竟把你林妹妹定与他，岂不四角俱全？”

林黛玉先还怔怔地听，后来见说到自己身上，便啐了宝钗一口，红了脸，拉着宝钗笑道：“我只打你！你为什么招出姨妈这些老没正经的话来？”宝钗笑道：“这可奇了！妈说你，为什么打我？”紫鹃忙也跑来，笑道：“姨太太既有这主意，为什么不和太太说去？”薛姨妈哈哈笑道：“你这孩子，急什么！想必催着你姑娘出了阁，你也要早些寻一个小女婿去了。”紫鹃听了，也红了脸，笑道：“姨太太真个倚老卖老的起来。”说着，便转身去了。薛姨妈母女及屋内婆子丫鬟都笑起来。婆子们因也笑道：“姨太太虽是玩话，却倒也不差呢。到闲了时，和我们老太太一商议，姨太太竟做媒，促成这门亲事，是千妥万妥的。”薛姨妈道：“我一出这主意，老太太必喜欢的。”

一语未了，忽见湘云走来，手里拿着一张当票，口内笑道：“这是什么账篇子？”黛玉瞧了，也不认得。宝钗忙一把接了，看时，就是岫烟才说的当票，忙折了起来。薛姨妈忙说：“那必定是哪个妈妈的当票子失落了，回来急得她们找。哪里得的？”湘云道：“什么是当票子？”众人都笑道：“真真是个呆子，连个当票子也不知道。”薛姨妈叹道：“怨不得她，真真是侯门千金，而且又小，哪里知道这个？便是家下人有这个，她如何得见？若给你们家姑娘们看了，也都成了呆子。”众婆子笑道：“林姑娘方才也不认得，别说姑娘们。就如宝玉，他倒是外头常走出去的，只怕也还没见过呢。”薛姨妈忙将缘故讲明。湘云、黛玉二人听了，方笑道：“原来为此。人也太会想钱了，姨妈家的当铺也有这个不成？”众人笑道：“这又呆了。‘天下老鸹一般黑’，岂有两样的！”薛姨妈因